

平阳木版年画视觉呈现与技法探析

魏义¹, 王锦程^{1*}

(¹ 广东技术师范学校 美术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 平阳木版年画作为晋南特色非遗, 以黄土农耕文明为根基, 又在民俗信仰中生长发育, 故能超越西方写实主义的单一标准。它以乡土民俗思维内核, 以木刻印制特性为手段, 用造型、色彩、空间诸种要素自然且妥帖地展现精神内涵。因此本文以现象学美学及民俗艺术理论为框架, 结合传世经典案例, 系统、扎实地挖掘平阳木版年画的乡土文化根源及其生命美学价值。

关键词: 平阳木版年画; 民间美术; 视觉呈现; 民俗精神

DOI: <https://doi.org/10.71411/yishu.2026.v1i2.1530>

A Study on the Visual Presentation and Techniques of Pingyang Woodblock New Year Paintings

Wei Yi¹, Wang Jincheng^{1*}

(¹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Fine Art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0, China)

Abstract: Ping yang woodblock New Year paintings, as a distinctiv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southern Shanxi, are based on the loess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nd grow and develop within folk beliefs, thereby breaking through the shackles of Western realism. With the core of local folk thinking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oodblock printing as a means, they naturally and appropriately convey spiritual connotations through elements such as form, color, and spac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framed by phenomenological aesthetics and folk art theory, combined with classic transmitted cases, systematically and solidly explores the rural cultural roots and the life—aesthetic value of Ping yang woodblock New Year paintings.

Keywords: Ping yang Woodblock New Year Pictures; Folk Fine Arts; Visual presentation; Folk Spirit

引言

在非遗保护和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 晋南传统乡土社会的肌理深处, 印刻着独有的文化基因。万物有灵的自然观、对神祇的虔敬之心、鲜活的戏曲文化, 都是这片土地的精神养分。民众对吉祥安康与生活美满的朴素祈愿, 悄悄浸润在日常起居的烟火气中。这些文化元素, 正潜移默化

基金项目: 广东省普通高校创新团队项目《文化遗产与智汇设计创新团队》(项目编号: 2024WCXTD029); 广州市哲学社发展规划项目《以发挥广州“文教中心城市”职能为视角的基层美育教师培养路径研究》(项目编号: 2025GZGJ76)

作者简介: 魏义 (1982-), 男, 吉林四平, 博士, 研究方向: 综合材料

王锦程 (1999-), 男, 山西晋中, 硕士, 研究方向: 学科教学 (美术)

通讯作者: 王锦程, 通讯邮箱: 1243361817@qq.com

化地塑造着岁时节庆的独特风貌。这些散落于晋南乡土肌理的文化元素，相互交织、彼此滋养，渐渐凝铸成一套稳定且成熟的民俗思维体系。这种从生活里长出、在本土扎下深根的原生思维，不被理性认知的框架完全框住，它带着直观的温度、感性的张力与象征性的意涵，恰恰触碰到了艺术创作最原始、最本真的源头。也正是这份与艺术本源的深刻共鸣，让它成为平阳木版年画孕育、生长乃至延续独特艺术生命的最根本、最深厚的创作根基。

1 民俗思维：乡土信仰的艺术视觉呈现

1.1 神祇祭祀题材

随着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与保护，门画艺术以及其背后的美术价值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与挖掘^[1]。门神信仰在中国民间源远流长，自唐代以来，秦琼、尉迟恭逐渐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武将门神形象，承载着民众驱邪禳灾、守护家宅的朴素信仰。《秦琼尉迟恭门神》是平阳木版年画中极典型、极成熟的神佛类作品，也是北方民间门神体系极好的示范，画面以对称式构图把两位武将并列呈现，人物魁伟健硕、顶天立地，面庞威严，双目圆睁，气势凌人，故而完全挣脱写实人体比例的束缚，用夸张造型极自然、极充分地突出神性威慑之感。常规尺寸为34×46cm，衣甲线条刚劲粗放，起笔、转锋、收刀皆清清楚楚，因而有十分明显的“刀味木趣”。

色彩上以大红、墨黑、明黄三种色调为主，彼此搭配恰如其分，互为映照又彼此生辉，整体质感厚重而不呆滞，沉稳中见生机。更难得的是，热烈的红色用于驱邪避凶、纳福迎祥的传统目的，沉静的黑色用来稳固画面结构、安定整体气场，尊贵的黄色则直接、明确地象征神灵的威严及至高之位，三者各就其位，自然妥帖，绝无繁杂之嫌。这种对比和明快的色彩运用，旨在突出作品的节日氛围和吉祥寓意，符合中国人对于节日装饰的心理需求^[2]。画面不以光影体积之描写，以平面化语言直取精神内核，因此把民间镇宅、辟邪、护佑平安诸种原始信仰作了极为扎实、清醒的视觉固化，成为凡俗世界与神圣力量沟通的极好媒介。更重要的是，其用最本真的民间造型语言去表现神性，故而既是乡土信仰的形式载体，也本身就是神性最直接、最动人的呈现。

1.2 戏曲叙事题材

临汾地处晋南，唐代的歌舞戏、北宋的皮影戏都曾在这里风靡一时，《望江亭》《西厢记》等人物形象丰富了平阳木版年画的创作内容；元杂剧亦诞生于此地，戏曲作品中的人物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平阳木版年画中；蒲剧是山西本地极具地域特色的传统戏曲，体现平阳当地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三进士》《打金枝》等经典作品极大地丰富了平阳木版年画的创作素材^[3]。而《黄鹤楼》是平阳戏曲题材年画中当之无愧的巅峰之作，以晋南元杂剧的文化土壤为根基，把三国经典桥段转化为视觉叙事形态，故而画面用散点透视法处理，突破时空限制，将刘备、周瑜、赵云及诸文武侍从安排于同一画面，人物主次分明，动静有致，绝妙地符合戏曲舞台“亮相式”的逻辑。人物造型简练凝练，面部皆以手工开相绘制，神采毕肖，服饰纹样经过极好的程式化设计，质朴而不呆板，线条清劲利落。

色彩方面又用红、绿、蓝、黄诸色平涂排布，彼此分明，各就其位，毫无渐变晕染之习。更难得的是，此画不拘泥于物理空间的真实性，而以心理空间、民俗空间为根本，将舞台艺术、历史叙事、民间审美三者熔铸在一起，因此年画本身即可被恰如其分地视为“墙上的戏台”，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地域文化代际传承极好的载体。更雄奇之处在于其二维空间结构消解了西方焦点透视的种种局限，真正体现出了民间艺术特有的时空一体性及精神整体性。

1.3 吉祥寓意题材

《麒麟送子》是平阳吉祥题材年画中十分典型、成熟的代表作，表现了农耕社会人们对于子嗣繁衍、家族昌盛、岁岁平安诸种祈愿。画中所绘麒麟雄浑庄重，气势沉稳，童子憨态可人，手

持莲笙，因而极好地传达出麒麟送子、连生贵子的吉祥寓意。常规尺寸为 39 × 30cm，构图满幅饱满，与民间崇尚圆满富足的审美心理十分契合，各造型简练凝练，有明确、自觉的符号化倾向，不拘守自然形体比例，而直取民俗本质、精神内核，因此真正做到了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也最直接、最充分地回应大众共同的精神诉求。

所用色彩严格依照民间五行色彩理论，以大红、明黄、翠绿三色作平涂处理，色彩明快浓烈而绝不用影法制造明暗层次，三种颜色又自然地对应喜庆繁荣、尊贵祥瑞、生机不息诸种吉兆。在刀法上可以看出纯熟流畅，毫无雕琢之痕，因此画面有古朴醇厚、经年积淀的实质感。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因汉字存在“同音异义”的特点，因此在各种类型题材的年画上，能普遍看到画工巧取谐音，将各类素材通过精妙的构造呈现一种全新的、有极强寓意的新形象，形成特有的表现力和象征性^[4]。总之，平阳木版年画独具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是晋南人民聪明才智的艺术结晶，是广大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5]。

2 木版年画材质与技艺的表现

2.1 刻版：线条的力量与温度

刻版是平阳木版年画视觉呈现的关键。平阳木版以梨木、枣木为版材，其材质上质地坚硬，纹理细密。故制作时先绘稿、再上样、继以雕刻，刀刻之线有粗犷遒劲之时，也有细腻恰当之时，起承转合、提按顿挫皆交代分明，深浅虚实各见其度，又彼此自有节奏、彼此生韵律。更难得的是，刀痕清晰可辨，其间还自然保留了手工操作产生的种种偶然肌理与灵动气韵，因此使得平阳木版年画在造型严谨处见法度，在生机灵动处藏真情。由于平阳刻版与南方年画相比显得雄浑大气、粗犷豪放，故很自然地与黄土高原地域气质彼此契合，因此其用简练之线条收放自如，以极少之刀痕表现充分之神采，堪称民间美学极佳的示范。在“刀味”与“木趣”之间承载着民间匠人的质朴匠心，是中华民族传统手工技艺精神的直观体现，彰显出民间艺术源于生活、归于本真的民族审美品格。



图1 刻版（本人拍摄）

2.2 设色：民俗色彩的精神表达

色彩具有鲜明的象征力量，它是艺术作品中重要的表现形式，能够传达出强大的震撼力^[6]。在上色时一般先用大红、老绿、普蓝、明黄、墨黑诸种颜色打底，故而所选颜料自然是以天然矿物及植物颜料为主，具体包括朱砂、赭石、石黄、石青、花青、藤黄等，皆经过研磨、过滤、加胶矾调制诸种工序制成。天然颜料有色泽纯正、饱和度高、耐光耐老、经年不褪之良质，且肌理温润沉静，绝无化学颜料之艳俗之感，因此极为自然地契合民间“醇厚质朴”的审美诉求。更难

得的是，经胶矾调制后平涂铺陈，无明显起伏，无色彩渐变，故能以最鲜明、最单纯的方式获得极佳的视觉效果。它的色彩表现是民间艺人通过对自然色的抽象理解，运用五行色彩观追求年画内容的精神性，并通过色彩的和谐组合，表现出年画旺盛的生命力和浓厚的地域特色^[7]。

具体而言，红色用于表现节日喜庆、吉祥如意，又自然地用来驱邪避祸；绿色象征生机勃勃、长长久久，故宜于表现对生命活力的祝祷；黄色既象征财富丰盈，也象征地位尊贵、礼敬崇高；黑色静穆内敛、庄重含蓄，故被普遍认为有镇守家宅、安定气场之良效。更难得的是，平阳年画的色彩绝非对自然的简单摹仿，而是直接从情感、信仰出发，是民俗精神最坦率、最直接外在表达。色彩在信仰表达与寓意传递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每一种色彩均具备明确的功能，并非仅作为单纯的形式装饰。借助固定的色彩程式，民众能够直观地领会画面所蕴含的内涵，达成“以色传意、以色达情”的效果。这一色彩体系历经数代匠人的传承与完善，成为平阳木版年画最具辨识度的艺术标识，同时也为中国民间色彩美学提供了经典范例。由此可见，平阳木版年画是一种极具艺术价值、文化价值的民间美术形式^[8]。



图2 设色 (本人拍摄)

2.3 印制：手工技艺的不可复制性

印刷用纸以毛边纸和宣纸为主，质地柔韧适度，吸色性能极其均匀，因此印刷前必然要进行润纸、整平两道严谨细致的准备工序，方能保证套印的精度。套印时严格遵守先线后色、由浅及深的原则：先印黑线版，确定印刷品的整体造型及轮廓，务求线条完整清楚、断笔无误，继而依次套印黄、绿、蓝、红诸色版，每色一版，工匠凭多年经验对印刷压力、角度、版位对齐都加以精微控制。印刷和揭纸时动作要快，以免因天气太热，墨汁中的胶质干后将纸粘于版面不易揭下^[9]。但毋庸置疑，手工套印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轻微的版位偏移、颜料晕染、纸张吸附差异诸种情况，而此类现象绝非印刷瑕疵，实为手工印制工艺本有的、令人动容的自然痕迹。“有温度的痕迹”由此自然而恰当地呈现出来。

更难得的是，手工分版套印之后紧接着手绘开相工序，故而每件成品都必然带着自然的、独一无二的种种偏差。套色时轻微的版位偏移，颜料在纸面自然流散形成的晕染，纸张纤维对色彩吸收的不均之处，诸种因素彼此呼应、浑然共生，构成作品最生动、最温暖的内在品格。套色完成之后，匠人以毛笔手工勾勒人物眉眼、神情，“开相”一节既细腻又灵动，画面人物因而有神采、有生气。半印半绘的制作方式因此自成妙趣，每幅成品皆有微妙差别。正因如此，所见之“不完美”绝不是缺陷，乃是民族手工艺极为珍贵、极为自觉的品质，也是中国人崇尚自然、尊重手作、追求本真的文化精神的直接体现，更是机械复制不可取代的民俗精神。因而也极自然地展现了传统手工艺中内在的生命感及每件作品的唯一性，也是非遗手工艺活态传承的重要价值

所在。



图 3 印制 (本人拍摄)

3 平阳木版年画的现代应用与社会影响

3.1 文化传承：关于非遗活态保护及教育普及的问题

由于目前处在文化自信、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的时代语境下，平阳木版年画已经很自然、恰当地从传统民间民俗用品转为文化遗产及艺术资源，故其现代发展能借助完善的活态保护、教育普及体系做到长效传承。

一方面，由于文博机构把藏品征集、专题展览、数字化建档、三维建模、VR/AR 沉浸式展示诸种手段等结合起来，对平阳木版年画经典作品加以系统保护并大力推广，故而平阳木版年画的保护模式已从传统的“静态收藏”顺利转向新时代的“活态共享”。

另一方面，教育体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十分重要的阵地，故而中小学把年画鉴赏、简易拓印体验适宜地融入美术课程，由此潜移默化地培养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及文化认同感，高校美术学、设计学、非遗保护诸专业又开设木版年画专项研习课程，从技艺实操、理论研究、创新创作三个维度系统、有层次地进行人才培养。更难得的是，各地若干院校将木版年画正式纳入学科教学（美术）实践体系，以田野考察、技艺实训、主题创作诸种形式让学术研究 with 民间传统技艺真正彼此交融，也因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源源不断地输送学术支持及新生代力量。同时，由于民间非遗工坊、传承工作室是技艺延续最直接、最实在的载体，故在政策扶持、社会力量协同推进之下，非遗传承人有意识、有计划地开展收徒传艺、公益教学、现场技艺演示诸种活动，让刻版、印刷、设色诸种传统技艺走出传统作坊，真正进入社区、校园、文创园区，由此打破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陈旧、遥远、小众的种种刻板印象，形成全民参与、全民传承良性循环的文化生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得以切实落实。



图 4 教学实操 (笔者本人)

样稿确认

样稿确认

样稿确认

样稿确认

样稿确认

样稿确认

样稿确认

3.2 文创设计：关于传统元素当代转化及产品开发

平阳木版年画造型独特，色彩富丽，装饰纹样精美，又承载着十分明确、饱满的吉祥文化内涵，因此本身就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现代文创设计素材宝库，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传统民间艺术与现代生活美学融合的极佳起点。故而当代设计者对年画资源深入挖掘，从年画中提取门神、戏曲人物、瑞兽、吉祥纹样、五行色彩诸种视觉符号，再以简化、重构、二次创新等现代设计手法，将传统元素引入文具、饰品、家居用品、服饰、数码配件诸种日常器物之中。结果令人耳目一新，又令古老年画艺术以时尚、亲民的新姿态真正走入大众的现代生活。这既是平阳木板年画装饰语言应用价值的体现，也是传承、保护和推广平阳木板年画的重要手段之一^[10]。

平阳木版年画自身所拥有的艺术特质，即对称饱满的构图、圆润大气的造型、鲜明热烈的色彩对比，在视觉设计实践中得到了十分充分、有层次的挖掘，并被应用于国潮海报、品牌包装、插画及公共艺术诸种形式。更难得的是，设计师没有按部就班，而是把不同年画题材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加以考察，予以精准应用。例如，威严的门神宜于表现平安守护之意，故常见于有关平安主题的文创产品，麒麟送子、吉祥花鸟诸种纹样则适应于节庆、婚庆礼品的设计，而其独特的五行色彩体系本身就是建构有文化底蕴的品牌视觉体系极好的范本。文化创意产品作为我国的现代设计形式之一，也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主要内容^[11]。因此其设计既见传统民俗之神采，又切中当代大众审美其主旨，民族风、民族潮之感自然流露于外，绝无生硬之嫌。故而市场上印有年画纹样的手机壳、绘有门神图案的帆布包、有吉祥寓意的茶具套装、可亲身体验的拓印材料包诸种产品相继出现，既符合人们日常生活的实际需要，又让非遗文化真正“用起来、活起来”，因此消费即传播，使用即传承，文化由此自然、充分地扩散开来。



图 5 文创作品（本人拍摄）

3.3 社会价值：从乡村振兴入手讨论文化认同构建

作为从乡土社会生长出来、从民众日常生活中诞生的文化产物，平阳木版年画在当代乡村振兴及文化建设中有着十分明确、突出的社会价值。它作为山西民间文化的载体，充分的体现了山西民间艺术的历史和当地区域的经济、人文和百姓生活真实的写照^[12]。正因如此，各地因地制宜、有的放矢，以年画主题村落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坊设立、民俗文化展示馆的兴建，在诸种形式上盘活民间传统技艺资源，激活本土手工艺人才的创造动能，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由此水到渠成，传统年画手工艺也因此发展为有市场优势、有产业支撑的乡村特色支柱产业，“文化富民、技艺兴村”的乡村振兴目标因而真正落到实处。

由于平阳木版年画所承载的向善祈福、家国平安、家族兴旺诸种传统民俗理念与当代民众追求幸福美满生活的精神诉求高度契合，故而平阳木版年画在凝聚社区民心、涵养文明乡风、强化

国民文化认同诸方面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每逢春节等传统佳节,年画重新回到家庭装饰、节庆场景,潜移默化地唤起大众对共同民俗记忆的共鸣,也自然、有力地唤起大众对家国的真挚情感,由此切实增强国民的文化自豪感和社会凝聚力。

2008年,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平阳木版年画榜上有名^[13]。它作为中国民间美术的经典代表,在对外传播、文化交流中有着十分明确、扎实的优势。其造型通俗直观,色彩鲜明热烈,文化寓意普世共通,因此很自然地能跨越语言、地域文化诸种隔阂。故而平阳木版年画积极参与国内外文化交流活动,举办主题艺术展览,推广文创产品出口,已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也由此顺理成章地成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极好的载体,更切实地为提高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及国际文化影响力贡献力量。

4 结论

在当代文化传承、创新的语境下,平阳木版年画的价值绝不止于艺术形式本身,更根本地体现在其精神内涵及文化意义,它是乡土文明精神的直观呈现,是民族文化集体记忆的视觉载体,也是民众美好生活愿望的具体表达。因此,新时代对平阳木版年画的传承与发展,宜从其材质、技艺、民俗精神诸种根源出发,系统地挖掘其文化内涵及美学价值,让传统民间美术真正与当代社会、当代生活自然充分地融合,让民俗精神焕发新的生机。

参考文献:

- [1] 吴娜. 民俗意蕴下秦琼、尉迟恭门画研究及再创作[D]. 太原: 太原师范学院, 2023.
- [2] 孙露滢. 平阳木版年画中的色彩应用分析[J]. 色彩, 2025(02): 134-136.
- [3] 高珊, 宫文华. 非遗活化视域下平阳木版年画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J]. 文化学刊, 2024(08): 50-53.
- [4] 王志强, 李晓菲. 平阳木版年画的艺术风格研究[J]. 东方收藏, 2023(01): 134-136.
- [5] 刘文生. 平阳木版年画的历史渊源与艺术特征[J]. 中国包装工业, 2014(20): 56.
- [6] 宋幸媛. 平阳木版年画色彩语言的象征性探究[J]. 美与时代(中), 2024(1): 117-119.
- [7] 赵国珍. 传统艺术的魅力——平阳木版年画中神祇画的造型特色[J]. 天工, 2022(15): 45-47.
- [8] 张悦心, 张雅馨.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平阳木版年画中的融合[J]. 今古文创, 2022(09): 69-71.
- [9] 伊宝, 田雨. 山西金代雕版印刷材料与工艺研究[J]. 天工, 2021(8): 7-14.
- [10] 黄建福. 平阳木版年画的装饰语言探析[J]. 山西档案, 2018(3): 152-154.
- [11] 赵国珍. 传统的文化现代的创新——以山西平阳木版年画创意产品为例[J]. 天工, 2021(8): 15-17.
- [12] 黄美平. 平阳木版年画的艺术特征与人文价值研究[D]. 太原: 太原理工大学, 2014.
- [13] 许晓燕. 非遗背景下平阳木版年画文创产品的类别研究[J]. 美与时代(上), 2022(5): 31-33.